

撤去话语之梯 ——评舒斯特曼的《金衣人历险记》

高砚平*

维特根斯坦曾经写道：“假若我想去的地方只能通过梯子抵达，那么我宁可放弃。……任何通过登梯才能触及的东西，都不吸引我。”^①看起来，理查德·舒斯特曼近著、哲学小说——《金衣人历险记——徘徊在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哲学故事》的主人公，那位由舒斯特曼“转化”“扮演”“代言”的“金衣人”，也一样不满足于顺梯涉级而上，早早放弃了哲学家舒斯特曼的“话语之梯”，而直抵经验的激动人心之处，似乎深谙经验的暧昧与效力。“金衣人”在其新诞的中译本中更是自在，陆扬教授精妙通透的译笔充满阳光与南方的快乐气息，兀自携带逍遥之气，遂与金衣人的精神气质如出一辙。这也为经验蕴含的攫取力（possession）提供了又一明证。

一、舒斯特曼与金衣人

理查德·舒斯特曼，这位现实生活中的学院哲学家，大概想不到自个儿有朝一日在巴黎艺术家扬·托马的游说下，摇身一变成为一项旨在探索能量的行为艺术——“身体流”的主人公，穿上了一身源自扬的芭蕾舞家父母的金光闪闪的紧身舞服，据说紧身和金色让身体能量无羁释放。这位穿着金衣的哲学家，被偶然命名为“金衣人”（L'homme en Or）。为了测试身体能量与外界的交互（transaction）情状，扬领着舒斯特曼扮演的金衣人满世界跑，金衣人享受各地的自然与艺

* 高砚平：女，1978年生，浙江宁波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西方美学与艺术理论。

① Wittgenstein L, *Culture and Value*, eds. by G. H. von Wright with H. Nyman, trans. P. Winch, U of Chi Press, 1980, p. 4.

术，却又因其怪异的打扮遭受种种讥难。在金衣人项目告竣不久，舒斯特曼写下《金衣人历险记》，因为金衣人闭口不言，还特地为他配上富有表情和姿势的插图。舒斯特曼在一次讲演中提到金衣人项目的一段花絮——他看到自己刚脱下扔在地上的金色舞服，恍惚地想，金衣人此刻去了哪里呢？这恍惚感，颇能暗示舒斯特曼与金衣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舒斯特曼在他策划的展览“美学交互”（“金衣人”也是其中一样参展作品）的前言中自陈：“金衣人不仅是为制作艺术形象而产生的遮掩物，以掩盖我的真实身份，而且是对一种真正的但复杂的、相互依存的身份的投射。”^①

在此书中，“金衣”是一个转换的按钮，使得舒斯特曼与金衣人顺畅地相互穿越。金衣人通过舒斯特曼的身体活动而生成自己的行为轨迹，舒斯特曼则亲自表演无剧本的“金衣人”历险记。舒斯特曼既是金衣人的即兴创作者，又是扮演金衣人的演员。但舒斯特曼虽扮演“金衣人”，“金衣人”却非先在的、固有的剧本上的人物，其形象的形成其实是偶然的、流动的过程。

作为行为艺术，金衣人项目因金衣人性情与境况的特殊性而有别于一般的行为艺术。寻常的行为艺术家拿自个儿的身体作媒介，主体意志坚强，最后屈服的总应是观众（想一想博伊斯将自己与荒原狼关在同一个笼子里）。但金衣人却不具有那种不受外物侵扰的坚实的艺术主体，也不是坚定的项目执行者，却更像是一个实验对象，且是在无知情况下参与这实验并经历着不可预期的转变，似是明暗之间行进的、既主动又被动的一个艺术行为元素。此外，穿上芭蕾舞服的舒斯特曼并不是登上三堵墙内的舞台，一个被形式框架和观者期待所塑造的场所，而是进入一个由日常伦理经验统治的场所。金衣人进入人声喧哗的餐厅、宾馆、街道，遭嘲笑、围观，当他忍受不了种种不适时，就逃出了艺术项目，仓惶钻进舒斯特曼的外套，回归日常身份。从行为艺术到日常生活的门槛，就在这一袭金衣。这位非专业的表演艺术家陷入困境，却为日常性留出了空间。一般情况下，成功的身體艺术家被看的同时也在审视人，让观众不安，或暴露观众的偏见，金衣人却自感不安、羞怯。成功的身體艺术家，脸色冷淡，岿然不动坚持自己的艺术程序，金衣人却屡次逃离，就像拼命逃出一个不快的梦境。然而，正是这种表演性和日常性之事故般的混合，造成了金衣人的“圆形”的主体性，因为这“失败”的凹陷沉积了金衣人的人性和情感，宛如泥地的坑洼盛住了雨水。

舒斯特曼既是此书的作者，又是故事人物。书中叙事实有三重。第一重是全知上帝的叙述视角，对舒斯特曼和金衣人皆了然。比如，金衣人诞生的当天，“客人当中包括巴黎艺术家扬·托马和游牧哲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第二重是舒斯特

^① *Aesthetics Transactions Catalog*, edited by Richard Shusterman, Paris, 2012, p. 32.

曼作为第一人称，从全知视角到舒斯特曼的人称转换发生在书中开篇不久：“目睹了舒斯特曼以第一人称的权威声音，公开发布这首次诞生的经过，我将在下面的叙述中继续使用第一人称，因为他作为这篇文章的作者，同这个离奇变身故事的当下叙事人，可能同为一入。”“金衣人意犹未尽地套上我的衣服”，“金衣人脱下我的外套，露出他的金色紧身衣”。这乃是书中占主导的视角。第三重则是偶现的出自金衣人本人的叙事。缄默的金衣人唯有在他狂想时才会积极叙事。比方说，他从眼见的雕像中编织出一个离奇多彩的童话故事来。唯有在想象力的催逼下，金衣人才会去制造话语。

舒斯特曼的视角滑行在金衣人的行动表层，对他的内心生活似乎只能猜测。金衣人的沉默无言看起来吊诡。《金衣人历险记》是在以沉默掩盖对自己创造物的无知吗？竟然对自己的创造物是无知的？这实际上牵涉到了两个问题。一是，金衣人是否真的是哲学家舒斯特曼的建构？二是，倘若它是舒斯特曼的建构，那么这种“沉默不语”与他的哲学构成了何种关系？

二、“超出”的、交互的身体

金衣人是否真的是哲学家舒斯特曼的自主构造？说实话，金衣人的生成，伴随着一连串的偶然动作。若不是时年六十的舒斯特曼居然可以穿得了扬父母的紧身舞衣，舒斯特曼也不会成为金衣人。金衣人的出现也要看机缘巧合，天气、扬和灯光等缺一不可，并非哲学家舒斯特曼可以自行决定。所以也就难怪金衣人后来闹了独立。一开始金衣人借着舒斯特曼的身体规规矩矩地与扬合作，但接着舒斯特曼感到“我已不复是我了”“我迷失了自我，金衣人反客为主”。舒斯特曼为金衣人所“攫取”，金衣人获得了主体性。“他的自我意识羽翼既丰”，摆出大丈夫的独立性来。金衣人不复只是穿了金衣的舒斯特曼，修道院的女主人“明白他并不完全是理查德·舒斯特曼”。金衣人的种种行径显然迥异于学院中的哲学教授。他在阳光下情不自禁地在地上打滚，亲吻地面与花朵；迷迷糊糊爱上石头做的女性雕塑。

金衣人实际上是一系列交互经验的结果，是舒斯特曼与扬·托马项目的交互，是金衣与舒斯特曼的身体的交互，也是作为有机体的金衣人与自然周遭的交互。如同皮肤一样的金衣，因其非社会性暗示出与世界的隔绝的同时，也将身体与世界的交互透明化了。舒斯特曼这样解释交互经验：“经验不是囿于人的意识内部的某物，而必然牵涉或纳入主体的环境，通过的是积极地介入或被动地吸收围绕它们的条件

和能量。”^①在他最近针对那种压制“攫取”概念、几近意识形态化的哲学体系的《审美经验与攫取之力》(*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the Powers of Possession*)一文中,舒斯特曼明言金衣人是诸种因素交互作用之下的气氛的产物。这包括:金衣人诞生的场所——历史悠久、林木葳蕤的修道院(The Royaumont Abbey)散发出令人忘我的气息,摄影师扬·托马是如此精通能量的学问,以及扬与修道院共同暗示的“艺术界”,紧肤的金衣转化着舒斯特曼的自我意识。

“一个人的身体(像一个人的心灵一样)纳入其周围的环境,例如,超出了表皮의常规身体边界,以满足其呼吸和营养等最基本需要。因此,我们的身体(像我们的思维一样),总是悖论性地或多或少超出我们自己。”^②修道院一带的自然风光令舒斯特曼“超出”自身。与舒斯特曼合作的名曰“身体流”的艺术项目,正旨在捕捉身体光晕与周遭互动的状况,或者说身体的这种“超出”。扬用“能量”来表达这种环境对人的情动状态。扬在金衣人项目中用他的摄像机捕捉(或表达)舒斯特曼身上的光晕,说明身体发出的光晕是在持续地变化的,且还受语境影响。在金衣人项目之后,2018年扬又策划了一个名曰“人类能量”的展览,利用骑行者的能量让埃菲尔铁塔灯光持续闪烁照亮半个巴黎。他擅长创造无形能量的转化与气氛,称得上是能量艺术家。

促进金衣人生成的,还在一袭金衣。虽然道德家总是认为衣饰无关乎自我和精神生活,但詹姆斯却言道,“我们调遣衣服,并与我们自身构成认同关系”,它“创造了我们每个人的有形自我的内在部分”^③。心理学家晚近亦发现服装影响着穿戴者的精神活动,甚至可以改变思维方式。^④舒斯特曼显然认同这一服饰与个体的交互说,如此描写这件金色的紧肤衣:“这件金衣的整合和心理渗透力十分强大,因为它紧肤并覆盖了我除了头、脖子和手之外的整个身体,实则我感觉就像是第二层皮肤,但外观、触感和象征意义,却与我日常的哲学家的自我和着装有很大不同,我感到自己的身份发生了变化,而又被另一个更为大胆的创造性的人物‘金衣人’所

① *Aesthetics Transactions Catalog*, edited by Richard Shusterman, Paris, 2012, p. 10.

② 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程相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97页。

③ 转引自 Richard Shusterman,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the Powers of Possession,” In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Vol. 53, No. 4, 2019, p. 19.

④ 转引自 Richard Shusterman,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the Powers of Possession,” In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p. 19.

攫取。”^①

芭蕾舞衣的紧身性，使得金衣具有一种类皮肤的性质，因此金衣人实际上处于似着装似裸露的中间状态。舒斯特曼曾在《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写道“我们皮肤半透明的边界，是对我们自我半自主地位的一种自然的身体象征。”^② 无保护的皮肤状态，更显出人的脆弱与无助的“半自主”状态。他曾提及应摄影家邀请拍半身裸体照的经验：“如此无助，遂做出高举双手以示投降。”^③ “裸”剥除了日常身份，又逼走哲学家的主体性，暗地里却促进与世界的交互经验。这么说，金衣人算是舒斯特曼哲学之“交互”维度的一种无意间生成的实践，也可视作是由爱默生、杜威开启的强调有机体与周遭世界之“交互”的实用主义传统的一次现身说法。

三、撤去话语之梯

早在《表面与深度》中，舒斯特曼就在强化或框架化的意义上，将艺术界定为“戏剧化”。近来在以“金衣人”为探讨对象的《无言的哲学家》（“*The Philosopher without Words, Philosophy as Performative Art with L'Homme en Or*”）一文中，他则提出这种框架感同样存在于艺术世界之外的仪式和其他强化性的实践中。^④ 实际上，笔者认为，这一框架概念同样可以延伸到哲学生活，因为就其限定性和技术性而言，话语同样属于这种戏剧化或框架。在《无言的哲学家》一文中，舒斯特曼以只述不作的苏格拉底为典范，追溯了哲学话语与非话语的纠缠。以哲学的最主要任务“认识自我”为例，在《斐德若篇》中，苏格拉底说他无法投入于各种推理性知识，因为他汲汲于“认识我自己”却依然未遂，而在认识自我之前去关注他物是可笑的。这意味着，认识自我与寻找自我认同，显然并非仅仅是话语的经营。威廉·詹姆斯同样说道，提供这一基本的自我认同的东西，并不是像“这是我”这样的语言命题，而是一种对个体的持续的、非话语性的身体感觉。舒斯特曼此回似又借着金衣人完成了从自我认识向身体，从话语向非话语的凌空一跃。或者说，金衣人从一开

^① Richard Shusterman,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the Powers of Possession,” In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p. 17.

^② 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第297页。

^③ *Aesthetics Transactions Catalog*, edited by Richard Shusterman, Paris, 2012, p. 29.

^④ Richard Shusterman, “The Philosopher without Words, Philosophy as Performative Art with L'Homme en Or,” In *Unsettled Boundaries: Philosophy, Art, Ethics East-West*, edited by Curtis Carter,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47.

始就天然地置于“非话语”一端。

金衣人显然分享了舒斯特曼的一些品性，譬如对于美和知识的好奇心，冒险的精神。舒斯特曼早年抛开分析哲学而转向实用主义，又一时以“Rich Frosted”之名作为说唱音乐的激进乐评家而声名大噪，转而又提出在当时颇受争议的“身体美学”，由此游走于跨学科领域。因其种种大胆的学术跨越行动，舒斯特曼也被笑称为“跨越边界者”（Grenzgänger）。这回他又毫不含糊地参与行为艺术，在学院知识分子中，称得上是冒险家。但多数时候，金衣人与舒斯特曼简直是有天壤之别。比如说，哲学家舒斯特曼本人积极活动，学术研讨会、旅行会友、艺术项目一样不缺，金衣人却压根儿没有社交生活。舒斯特曼擅于演说，金衣人沉默不语，其充实的觉知生活只略在姿势上作几分流露而已。在扬的设计中，金衣人还是“黑暗的产儿”——他诞生于北欧的一个夜晚，这也跟哲学惯有的理性目光很不一样。如果说，哲学家向来以话语论道，无言的金衣人的生活则是自发的、非反思的、情感的，是巴塔耶意义上动物性的、被动的经验。金衣人的“沉默不语”或许正是舒斯特曼对他自己学院哲学家身份的批评性反思。书中也言之凿凿：“舒斯特曼敬仰这位大音希声的哲学家，宁可借出自己无言的躯体来给金衣人提供方便，以做肢体交流。那委实比理查德·舒斯特曼，他的哲学代言人搜索枯肠找出的任何语词，更要激动人心而韵味无穷。”^①《无言的哲学家》一文又写道：“如果无名并不意味着不真实，如果沉默和无语并不意味着无视；那么，依同样的逻辑，就存在着借由身体知觉和表达而形成的木讷的、无语的智慧。”^②

金衣人与舒斯特曼之若即若离，可视作是话语哲学与经验之龃龉的隐喻。“推理论证和清晰的语辞，损害了爱的滋养力。金衣人避开了推论性语言，他心知肚明，那是哲学的荣光，也是导致压抑性的愚行的囚牢。——它的单面性。”这位无言的哲学家道出了话语哲学的缺失：“倘若有时候他通过理查德·舒斯特曼发表意见，后者也无意将他的思想诉诸文字，而且力不从心。”^③金衣人的沉默和舒斯特曼的无解，恰切地说明了经验与话语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缝。无论舒斯特曼如何试图趋近阐释金衣人，金衣人依然保留着他的神秘性，幽暗部分从未消解。罗蒂说，经验躲闪、晦暗不明。但或许，无法言说与言说之间的或明或暗地带，正是艺术激动人心的对象，也一样是哲学思考的刺激物。

在《金衣人历险记》的结尾，金衣人悄然告别，话说是升入渺渺青空。天空，

① 舒斯特曼：《金衣人历险记》，陆扬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21页。

② 舒斯特曼：《金衣人历险记》，第42页。

③ 舒斯特曼：《金衣人历险记》，第21页。

非顺梯涉级而能至。云端的金衣人撤去话语之梯，享受着无羁的自由、爱恋和圆实的觉知。在金衣人所处的天空与我们站立的地面之间，似有一片广袤诱引话语的试探或非话语的编织。《金衣人历险记》再一次挑战了哲学的边界和话语的限度，但同时也在话语与非话语之间开辟出一个新的混融的、模糊却充满可能性的哲学空间。